

勉齋先生黃文肅公文集卷第十八

記

漢陽軍學五先生祠堂記

嘉定八年冬十有一月漢陽軍學五先生祠堂
成都假守長樂黃幹帥其屬與在學之士諏曰
而舍奠焉郡文學金華潘衍與其諸生合詞而
請記竊惟成均之法合國子弟擇有道德者使
教焉歿則祭於瞽宗謂之先聖先師國無人則
取諸其鄰與其鄉鄰而嘗遊宦於其國有善可
紀者亦祀之若孔子孟子及其門人則又不必

其鄉鄰遊宦而祀典所秩通於天下此學校之所同未有能易焉者也漢陽為郡訪之於學常祀之外乃咸無焉其江山之勝習俗之媿禹功文化載於詩書士生其間卓然自立者固不乏人豈懷道抱德深藏不市戶而祝之不可得耶二程子以道學繼孔孟不傳之緒生於黃陂為漢陽鄰壤其門人游氏嘗守是邦程子稱其德器粹然學問日進則取諸其鄰與嘗所遊宦者不可以莫之舉也即師生以原學之所自傳則濂溪周先生實倡其始又即周程之學以究其

所以光明盛大則新安朱先生實成其終此五先生之祠所以立而學之文物始備矣夫道統之傳自堯舜禹湯文武周公躬是道以化天下周之衰斯道不行孔子孟子及其門人相與推明之秦漢以來且千有餘歲洙泗之遺緒已墜而復振非五先生之力歟則五先生者自當與孔孟之徒通祀於學校況又其遺跡之可考則合而祀之使此邦之士知道統之有傳聖賢之可慕顧不偉歟當斯文晦蝕遺編殘脫之餘天運有開名儒繼出以高明之資強毅之志剖析

言
毫釐張皇幽眇著之圖書炳如日月今之學者
蓋不待窮探力索可以目擊而道存焉然士風
之壞久矣遊於學校者非科目不習也此豈士
之罪哉漢陽之士入其門升其堂孔孟之徒森
乎其前五先生之祠列乎其後尊其人讀其書
明其道心之所存身之所履必有以超然自得
者則夫有道有德下以教國之子弟上以紹諸
儒正統之傳豈其無人歟豈其無人歟遂爲之
記以授其學者俾勒石于庭以俟明年正月元
日謹記

鄂州州學四賢堂記

陰陽分而五行具人物生而萬事出太極之妙
爲之根柢而周流其間充塞宇宙貫徹古今不
可須臾離也形交氣感而稟受不齊慾動情勝
而好惡無節心以形役志以氣移理以慾昏性
以情鑿鄉之不可離者格亡茅塞莫之存矣圖
書出而天文始兆聖賢生而人文始開二儀肇
分仁義著矣五氣順布五事備矣禮以天秩典
以天叙而教行焉因至顯之象驗至微之理即
人事之當然察天命之本然加之以操存持養

則動容周旋無適而不由於斯道之中矣聖賢之功與天無間凡有血氣莫不尊親心之秉彝不容已也周德既衰邪說並作言道者祖虛無論治者尚功利談經者溺訓詁工文者聘詞華千有餘年天理湮晦雖閎博俊偉之才未有能窮其旨歸者也 聖宋龍興德配天地尊道以儒出治以仁經術文章一根於理鴻儒碩士彬彬輩出上儼三代下軼漢唐何其盛哉漸靡積累斯道之義蝕者復明焉濂溪周先生不由師傳洞見道體推無極太極以明陰陽五行之本

人物化生萬事紛擾則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人極立焉蓋與河圖洛書相為表裏周子以授伊洛二程子程子所言道德性命皆自此出而微詞奧義學者未之達也新安朱先生稟資高明厲志剛毅深潛默識篤信力行體用一源顯微無間之旨超然獨悟而又條畫演繹以示後學周程之道至是而始著矣窮理盡性以至命存心養性以事天非四先生孰發之道之不明以學者無所見而異端禍之也四先生之道本諸人心之所固有天理之不可易則邪說不得肆

而皆趨於至正之途止於至善之地矣天下學者尊信崇尚以爲孔孟之徒復生斯世祠之學官以起學者敬慕之心是則師儒之職會稽石君繼喻之意也石君爲鄂州教授而翰適分符於沔石君之先太常寺簿師朱先生爲門人高第以翰爲同門後進也嘉定八年春二月四先生祠堂成遣其學正張頤孫來請記四先生之善家傳而人誦之矣述其關於道體之大要以見四先生之道光明盛大其本原固有自也夫以天命之在人甚明前賢之教人甚至 聖朝

之重道甚隆師儒之衛道甚切則遊於學校而拜於祠下者亦思所以自勉哉後學長樂黃幹謹記

南康軍新修白鹿書院記

廬山之陽傑然而以峯名者五老五老之麓窈然而以洞名者白鹿唐太子賓客李公渤之所隱居而南唐廣之以爲養士之地 聖宋肇興文教敷暢開寶中有以高第知廬山學事而洞學始盛太平興國有賜書之寵大中祥符有加繕之命慶曆詔郡縣皆立學而應有學者率仍

其舊 聖祖神宗所以崇儒風惠士子者至矣
蕩爲丘墟莽爲荆榛者豈立學之後士趨簡便
不復爲林泉之適耶淳熙八年詔以文公朱先
生起家爲郡始得遺址規復之歲適大侵役從
其簡已而請額與書以重其事則其簡也固有
待也繼爲郡侯爲博士者累累增治然量力之
宜踵堂之舊未有能侈而大之者也嘉定十年
先生之子在以大理正來踐世職思所以揚休
命成先志鳩工度材缺者增之爲前賢之祠寓
賓之館閣東之齋趨洞之路狹者廣之爲禮殿

爲直舍爲門爲墻已具而弊者新之雖庖湍之
屬不苟也又以先生嘗著跪坐之制聞于朝請
釐正之其規模宏壯皆他郡學所不及於康廬
絕特之觀甚稱於諸生講肄之所甚宜宣 聖
朝崇尚之風成前人教育之美皆可無憾矣周
衰道晦且千餘載周程夫子始得孔孟不傳之
緒未及百年大義乖矣先生洞究其道而推其
所未發其爲郡也固嘗與諸生熟講之規誨之
語約而盡矣今侯亦招致嘗從學先生而通其
說者使長其事講授焉所望於諸生豈淺哉苟

徒貧口腹媒利祿而治心脩身漫不加意則既失崇尚教育之旨覽觀山川之勝周旋堂宇之盛於心安乎侯之爲政得於過庭詩禮之餘戢茲扶弱革弊興壞而尤以字民爲先務南康地瘠民貧先生累乞蠲減租稅與凡無藝之征侯亦捉滲漏節浮冗代民之輸而蠲其負者至緡錢六萬餘尚能以其餘力屬意於儒宮者如此是固不可不書幹頃從先生游及觀書院之始後三十有八年復覩書院之成旣悲往昔之不復見又喜賢侯之善繼其志命之記不得辭也

是爲記嘉定十年三月也

李德進母自欺齋記

李君德進自太學歸蜀祭酒表公喜其篤實而嗜學也爲書母自欺以勉之李君將歸以名其齋踰江過瀟山屬予爲之記予聞學問之道知與行而已自昔聖人繼天立極不曰知而曰精不曰行而曰一知不精行不一猶不知不行也聖賢相傳啓悟後學言知必曰知至言意必曰意識至則事物之理無不通誠則念慮之發無不實曰至與誠其精一之謂欤知與行者學之

塗轍至與誠者學之歸宿有志於道者可不孳
孳求止於是歟江出岷山東望滄海不知其幾
千里也滔滔不息卒亦至焉誠故也觀於此則
毋自欺之意可見矣予方懷信道不篤之懼而
德進之請適有感於予遂不辭而述其所聞以
諭之且以自警云德進名輜之隆山人嘉定丁
丑五月丁酉長樂黃幹記

陳師復仰止堂記

仰止堂者丞相正獻陳公舊第之東偏晦菴文
公朱先生嘗館焉文公樂其道而忘人之勢不

遠千里而勤館人正獻公樂道而忘勢折輩行
館而與之友二公之在此堂道相與也堂之面
其山曰壺公峻拔端重若正人端士翔拱而進
也文公之館於此正獻公之子皆摳衣焉太府
寺丞宓長而益者學思文公而不得見登其堂
望其山如見其人焉取高山仰止之義以名之
既與朋友講習於其中而屬幹爲之記聖賢之
生斯世盛德至善血氣之屬莫不尊親者豈自
外至哉秉彝好德良心之不自已也學者之於
聖賢思其居處而起敬焉豈特聞風而悅之哉

尊德樂道志於學者之不能已也寺丞之名此堂可謂良心之發而能志於學者矣抑因是而有感焉道原於天聖賢體天立道而示諸人若喬嶽然可望而登也人皆仰之然無目者不見資稟累之也逐獸者不見物欲昏之也指一草木而謂之山見之偏且小者也有見矣趨而下焉捨喬而入幽也既趨矣峻則止焉半途而遂廢也此豈其無人心而不知學哉心不充學不力也今之學者有不蹈此者乎吾懼斯道之日晦也誠能居敬以立其本窮理以致其知力行

以踐其實體高山景行一仰一行相為先後之意循序而漸進自強而不息始見其彌高終見其卓爾美牆輿立無非道也則於斯堂之義庶乎無愧矣豈有他哉充其好德之心厲其好學之志也寺丞立朝臨政能任道者也故推其所感者以勉之且示同志使有警也

月 日長樂黃榦記

家本仲無欲齋記

家本仲訪予於于山之下相與讀周子程子以及先師朱子之書探其端緒以求其本原至於

周子無欲則靜之言本仲喟然嘆曰入德之要
其在茲乎是可以名吾齋矣蓋為我言其義予
嘉本仲擇之精信之篤幸吾黨之有人斯文之
未墜也為之言曰寂然不動心之體也事物未
接思慮未萌湛然統一如水之止如衡之平則
其本靜矣蔽交於前其中則遷而欲生焉欲熾
而益蕩感物而動者既失其節寂然不動者亦
且紛紛膠擾而不能以頃刻寧動靜相因展轉
迷亂天理日微人欲日肆矣故主靜者所以制
乎動無欲者所以全靜此周子之意而亦有所

自來也良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主
乎靜也日晝之枯亡則夜氣不足以存無欲動
靜也豈惟聖賢之教為然哉春真陽之動也秋
冬陰之靜也方其靜也一物不生萬籟不鳴木
反于根冰凝于淵不若是無以嘘眾陽而生萬
物及其動也物各付物天何心哉天且無心欲
何有焉不若是無以肅羣陰而成歲功矣天且
不違而況於人乎夫健順五常性也精氣百骸
形也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之交道也徇耳
目口腹之欲以厭足其最爾之形靜以賊本然

言
之性動以害當然之道上以逆天地之化下以
違聖賢之教於禽獸之擇焉誠能反而思之天
之所以予我者如其尊且貴也先立乎其天
者則小者莫能奪焉視世之功名富貴人之所
大欲眇然若浮埃之在太空而况車馬衾裘飽
食之間乎蓋將與造物者相從於冲漠之境而
非人世之所能羈繫也所謂襟懷灑落如光風
霽月者其所存可知矣周子推明無極動靜之
義以繼孔孟不傳之緒而斷之以無欲則靜之
一言至其論聖學則曰無欲則靜虛動直論養

心則曰無欲則誠立明通然則聖傳之樞要與
者之塗轍果不出於斯言也哉本仲名擴眉山
人嘉定己卯正旦長樂黃幹記

李兵部祠堂記

兵部郎中知果州李君道傳字貫之既歿之二
年有祠之于南康軍廬山棲賢寺者貫之自蜀
來仕東南以不及執經晦菴朱先生之門為恨
凡從先生游者皆誦首願與之交凡先生之遺
書與其師生問答皆手抄成誦晝夜不倦其天
資敏悟固已默而識之矣其有疑未釋者必反

復問辨以求是正由是通達該貫而篤信力行
見之行事者又皆卓然可敬東南之士斂衽推
服使貫之及登先生之門當不在諸子之下先
生歿而私淑諸人以有得者當以貫之爲首與
之處者以而益親及其歿也思之而不能忘貫
之去國而艤舟于山之北日與朋友往來於巖
壑泉石之間而於玉淵三峽之勝尤惓惓不忍
去與之游者亦不忍貫之之遂至此也至今思
貫之者猶若貫之之徜徉乎其間嗚呼此祠之
所爲立也道之不明自古病之貫之未得爲晦

菴先生徒也而其所自得乎於人者如是貫之
未嘗有德於人而人親慕之以道故也則道豈
難知而人亦豈可不志於道哉祠之立旣足以
見尊賢樂善之誠而過其下者亦豈無聞風而
興起者哉予懼其所以立祠者無以自白於世
故爲之言而非立祠之本意者皆不著嘉定己
卯人日友人長樂黃榦記

袁州重建韓文公廟記

自堯舜至於孟子二千年間聖賢迭興以道相
授其章章較著者有前後相望也臯陶伊尹萊朱

言
太公望散宜生之倫亦皆得以與知道者之列
顏曾子思則不待言而源流可考也自孟子蓋
千年而後有韓公獨以斯道之傳爲已任以古
準今壹何盛衰顯晦之殊耶古者道德一風俗
同歷世雖久所守者一說其見素明也周衰異
端之禍起學者各以所見爲守而道始晦故古
之爲道也易後之爲道也難若韓公者尋墜緒
於支離踳駁之餘而卓然有見焉則自比於聖
賢以冀斯道之傳宜矣公固以道自任後世稱
公者亦以道歸之約六經之旨以起八代之衰

排二氏之非以濟天下之溺諫宮市貶諫佛骨
又貶流離困躓瀕死而不悔公如鎮州迂公者
皆甲入爲公危之公以理開諭皆俛首聽命非
有道能若是乎然先儒誦公之言獨曰軻之死
不得其傳非公有所見則所傳者何事且公之
所見者何也天之所命之謂性公則曰所以爲
性者五曰仁義禮智信率性而行之之謂道公
則曰由仁義而之焉之謂道修道以導民之謂
教公則曰其法禮樂刑政其位君臣父子由是
而克之則曰日用常行莫非天理而私意人欲邪

說說論無所容乎其間矣其詞確其旨明此豈臆度料想所能及哉體於身驗於心斷斷乎不可易也以公之所見觀之則聖賢所傳其不以是歟荀揚氏去孟氏未遠也醇疵之不同其見者異也公稱孟之醇而斥荀揚之疵則公之見蓋有得於孟氏而又以自況也公之書一則仁義二則仁義見之明也如此居仁由義聖賢事業不難進也而況言論氣節之一二乎故論公之迹不足以知公之深觀公之所見則公之以道自任者可知矣公嘗爲袁守袁故有公廟

遷焉尋復其舊歲久頽圯太守著作郎中鄭侯自誠始新之宗正少卿滕侯強恕續成之而屬翰記其事世之稱公者旣不足以知公之深甚者則指公爲文人而又以文爲道使聖賢之道不明而公之旁搜遠紹辛苦而僅有之者生不得究其施歿無以白於後非先儒發其蘊公之志何自而伸耶推先儒之言以明公之蘊其敢以陋爲辭翰不敢以文尊公則公亦必不鄙其文之陋也廟之役始於嘉定戊寅十月其成以己卯三月董其役者司戶高炎後三月望日長

樂黃幹記

曾氏樂斯菴記

建陽縣之東北有山曰竹原草堂劉先生之隱居晦菴朱先生執經問道之所也章貢曾君堅伯愛其溪山之勝慨慕先賢之陳迹築菴於其旁曰樂哉斯丘也生以佚吾老歿以藏吾骨也予嘗與堅伯遊而深知其爲人倜儻負竒氣不爲齷齪軟美計顧毫末以自同於流俗其居官以才廉稱其於勢利泊如也考其源流則又文清公之從孫習聞其家法而恪守之故其敬賢

樂善雖老不忘而於死生之變浩乎不以動其中也死生日晝之常也古之人夭壽不貳而脩身以俟之耳曷嘗置喜戚於其間哉鄙夫庸人生旣無益於世而徘徊顧戀猶冀其久存於世蓋其識見旣陋而貪鄙之習沈痼而不能以自脫也觀於此則堅伯之名其菴而自以爲樂是不謂之賢乎堅伯名松氣貌甚偉精力倍人猶可仕也自以朝請郎江西安撫司參議官請於朝致其事云嘉定辛巳二月朔長樂黃幹記

台州州學四先生祠堂記代劉晦伯作

嘉定五年春正月天台郡學始建四先生祠堂
郡侯豫章黃當以其事來言曰故侍講文公朱
先生聞道里間爲世師表台之士受業於其門
者衆淳熙間浙東大饑詔起先生爲常平使者
部內賴以生活台之民蒙其德尤厚先生之學
實得濂溪周先生伊洛二程先生正傳故併祠
之庶幾邦人有所嚮慕興起而斯道之不忘四
先生力也願有記某竊惟黃侯因邦人感先生
之賜而推原其學之所自出以風厲之其於化
民成俗之意篤矣然四先生之學則某雖

嘗竊聞之惟皇上帝降衷于民本然之性純粹
至善窮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踐其實則齊家治
國平天下亦舉而措之耳三代而上立學教人
孔孟迭興立言垂世非有他道也四先生之學
亦起於千載之後繼孔孟不傳之統而已顧其
去古旣遠淺陋之習陷溺乎人心一聞正大之
論則羣起而非之疇旣自賊其本然之善爲政
者又舉其善俗之道而棄之儒風治效浸不如
古非此之故歟今黃侯之建是祠也旣有以尊
顯其人又刊其所著之書日與學者講習之推

明其道台之人將日捨其淺陋之習而趨於正大之見矣使凡爲政者皆如黃侯之化其民而其民亦皆如台之人從黃侯之化則真儒輩出善治日興黃侯之惠豈特一郡而已哉某也官長成均適當聖化更新崇儒重道之日方將叙正祀典刻聞天朝以表示當世嘉黃侯之能開其端也遂爲之記俾勒石於庭以俟

勉齋先生黃文肅公文集卷第十九

序

送陳元平宰邵武序

陳君以英豪邁往之氣少以功名自許熟於民情軍政之利病與之語亶亶不倦老吏宿將欽枉畏服而獨喜與世之守章句語道理繩趨而尺步者遊苟誠其人不間爵齒必誦首下問此豈非其本心也哉世率以果敢捷給病陳君而戒以靜重詳審予以爲人患無志耳士固有志於聖賢之學而爲氣所勝未能遽易其習尚之

偏者然志氣之帥苟有其志氣亦安能卒勝之
 耶人之氣稟固有剛柔之異然剛者易而柔
 者難扶安知前日為吾病者不反以贊吾今日
 自治之決耶陳君於吾道汲汲向慕而才豪氣
 剛尚有持尺箠取中原之意抑豈不能自治其
 氣稟之偏耶靜重詳審之言予將有考矣陳君
 今為昭武令一日過門而別曰我行矣子亦有
 以語我乎予於陳君為後輩且駑劣不足與語
 而猶若是則其志可知矣予嘗聞昭武有故尚
 書黃公者終日正容危坐視其貌若無以異於

常人聽其言訥然如不能出諸其口一旦立便
 殿上與天子相與可否凜凜然不可犯君今該
 諸其鄉人而式於其閭其亦有所感也夫春三
 渺瀰兩涘之間不辨牛馬而霜降水涸蛟龍諸
 藏者乃天地之全功也陳君其尚勉之哉紹熙
 辛亥莫春既望北山黃幹序

輔仁錄序

幹嘗誦谷風之詩而為之掩卷太息曰嗟乎人
 之大倫五朋友居一焉豈不重哉自天地陰陽
 升降上下而君臣之義父子之恩夫婦之別長

幼之序著矣朋友者果何自而然耶方以類聚物以羣分天之道也人之與人類也朋友者人類之中志同而道合者也故曰天叙有典豈人力也哉君臣父子夫婦長幼一失其序則天典不立而人道化爲夷狄矣朋友道絕則此四者雖欲各居其分不可得也善而莫予告也過而莫予規也觀感廢而怠心生講習踈而實理晦則五常百行顛倒錯繆而不可勝揀矣然則朋友者列於人倫而又所以紀綱人倫者也所可重者若此而世莫之重焉可不爲之屢歎也耶

世教不明人心益薄生而知愛長而知敬者往往奪於利慾而不能以相保況其倏然集忽然散如太虛浮雲之無所倚薄者乎宜其苟合輕棄而不以動其心也雖然抑有由矣相習也以利相許也以氣相附也以勢平居講切無補於人心天理之毫髮甚者又從而斷喪之有之既不足以爲益則棄之亦不足以爲憾矣誠能思夫天典之所固有人倫之所賴以立雖欲勿重其可得哉吾友黃君公泰謁翰而言曰學者之所志人道之當然耳以要之不忘獨非人道之

當然乎朝於斯文於斯一旦離索焉而姓名邑里之不紀其何以慰吾拳拳之念耶遂出錄屬翰名之而俾序其意翰謂此道不明久矣公泰聞之朋友所以輔吾仁而非志於仁則亦無以盡朋友之道人之生同稟此氣同具此理大吾心而達觀之不見其爲異也朋友之交亦去其物我之私而已有善焉公爲之有過焉公改之資人以成已推其所以望於已者而勉人也盡其心平其氣毋匿毋拒毋徇毋惡則故舊之情

將銘諸心而不能忘也況是錄之可攷乎不然則屢書之奚益同志其勉之翰方有賴焉爾紹熙辛亥六月九日北山黃幹謹序

送徐居父歸永嘉序

幹嘗讀詹事王公之文觀其序篇致意於君子小人之際而得公之用心明白若日月浩汗若河漢未嘗不廢卷而嘆也曰世豈復有斯人也耶高明廣大者天理之公也詰曲偏暗者人慾之私也天理不明人慾日肆世豈復有斯人也耶及考其世系則公永嘉人也常欲遊於其鄉

以覽觀山川之勝訪於其鄉之士豈無聞公之風而興起者乎淳熙甲辰始識包君定於武夷之下越八年復識徐君居父于清潭之濱既又因居父識其兄仁父其弟葉君味道與凡遊且官於是邦者則疇昔之鄉慕固不待跋履之艱訪問之勤得以與之周旋矣至於人聞其名家藏其書號爲一世能言之士而射策決科者皆宗之則猶以未得竊伏下風爲恨也嗚呼公不復作矣公之用心余殆將有所考焉而世之說者乃曰皓皓者易汚不若循循而俯者之可

以集事也則公之用心是耶非歟居父之歸也弔望於王公之墓而過諸其友其爲予問之紹熙辛亥九月六日北山黃幹序

代仲兄會表兄弟序

北山黃東招其內弟鄭肅于恭而告之曰吾從母昆弟皆葉出也葉氏昆弟猶吾從母之昆弟也凡三姓四家雖所系不同自吾外祖父母以來一本而已先王制禮列之五服之次以爲總麻之戚焉古之總麻非今之所謂總麻者也其歲月必相往來吉凶必相慶弔出入必相餞勞

禍患必相調卹亦其理宜也世降俗末利害交
攻一室之內同姓之中尚有筆毫末相闖闖者
況於異居別族之親乎吾故昆弟散而居於城
之東西南南者有累十數年而不相見者焉邂逅
相遇問起居外僅能貌相勞苦而已漠然無情
矣至於諸姒諸子則有終其身而不識面者焉
吉凶禍患之來而能爲之同其苦樂者亦罕矣
嗚呼此豈人道之所可安也哉吾嘗記爲童子
日外祖父母皆亡恙歲冬之朝兄弟畢集相與
握手終日談諧笑語市棗栗相啖迨其去則留

連不忍捨旦暮又思之而幸其復來也豈非秉
彝良心有不能已者及其長也而後怵於習俗
迫於利害而不能以相保與此有識者之所當
慨念也今吾欲與兄弟約以歲正月之十日六
月之二十日會於天寧之浮屠天寧居城南十
里於吾三姓兄弟之往來道里適均人具肴一
拌酒一壺飯一器春蠶夏荔不拘其數合而飲
食之古人騷賦詩詠與夫投壺弓矢之具有則
携之以供娛樂相告語以孝悌忠信相問勞以
老少安否家計有無至於農圃桑麻之業皆可

抵掌而劇談也世俗俚下之詞閨闈米鹽之賤則謹勿出諸其口晨而往戴星而歸於是重親族厚風教不其善歟子恭曰善哉盍爲之期曰而告之乎余曰吾二十年前表兄弟之存者二十有一人今其亡者六人矣亡者不可復作其僅存而長者不下四五人少者亦已娶婦抱子矣使此十有五入者皆康寧皆壽考皆歲無他適而能相樂其爲斯會也亦不過七八十日而無此身矣人生百年之間兄弟十有五入而無七八十日之相樂其與路人奚擇焉則是會也誠有不可緩者吾欲始以壬子之春如何子恭曰善哉敬受教遂述其言如此遍以告諸兄弟俾書其姓名於左曰如約東長也謹書曰黃東如約

林仲則二子名字序

慶元戊午予屏居箕山林仲則之二子曰庚曰武者自栗山來從予遊明年予將爲武夷之行而二子者亦且將冠仲則以書來曰吾將易其童稚所命之名而因以字之願以屬子可乎予與仲則兄弟交最久而二子者復從學於予其

何說之辭予觀庚也慤而武也敏慤者恐其不志於學而敏者恐其不力於行故名庚以學之名武以行之學之則聞見博而雖愚必明矣行之則德日起而雖柔必強矣故字學之曰伯明父字行之曰仲強父二子其勉之栗山之俗率以長子主家於內次子讀書於外使主家者知學則公平友愛之義篤而家之道益和以昌讀書者能行則孝悌恭順之道隆而所以讀書者不但口耳之末而已不然吾恐內焉妻孥之慮外焉子弟之職廢乖爭陵犯之風將由是起

矣故予之所以名而字之者不惟就二子之質而亦以因其俗不惟二子可勉而凡栗山之從吾遊者蓋皆有以思吾言哉冬至後二日北山黃幹序

久要錄序

非天屬之親非名位之臨倏然相聚於千百里之外一朝去之姓名爵里有不及記者此久要錄之所不可無也然非天屬而愛生焉非名位而敬生焉姓名爵里不相與而不可不錄焉者道義切磨之功人道之至重天理之不能忘也

異日離羣索居取是錄而觀之某賢與某始善而中變與某日進而不已與皆可以致吾忻慕慨歎之意而亦以爲進德之助者是錄之作豈小補哉書之編首以諗同志云長樂黃幹序

送許太博入宇文宣撫幕府序

天地之間一陰一陽兩儀立焉陰陽有老少四象生焉形而上謂之道形而下謂之器語大天下莫能載語小天下莫能破皆不出是四者而已人之一身仁禮爲陽義智爲陰兩儀也仁爲木禮爲火義爲金智爲水四象也形而上者也

肝心爲陽腎肺爲陰兩儀也肝爲木心爲火肺爲金腎爲水四象也形而下者也耳目鼻口之分少長老死之變喜怒哀樂之感惻隱羞惡辭遜是非之情與夫五常百行未有出四者之外者也語大則天地日月鬼神四時不能違也語小則一草一木無不具也四者之妙其淵深廣大如此人之所以與天地並立而無間者於此器之中具此道也所以爲聖爲賢而超乎人物者於此器之中由此道也格物致知窮此道也存誠居敬守此道也無以窮之則固然無所見

無以守之則茫然無所得雖具人之形其與夷狄禽獸不遠矣出教不明學者知之而未必求求之而未必熟不至乎熟猶無見無得也至乎熟則動容周旋無適而非四者之用也古之君子所以自強不息者亦將所以熟之也開禧丁卯尚書宇文公出帥江陵宣威荆襄辟許君爲屬而列予於下陳雖以病辭不果行而因以得交於許君一日相與語康節先生之學有感於數之起於四者予因極言之以論許君且以自警言云長樂黃翰序

葉雲叟子名序

葉雲叟以嘉定丙子後七月生男越三日來請名予與雲叟舊且好也不容辭諗之曰正得秋而萬物成天道也閏以積分而成月乃定時而成歲雲叟奉母自括蒼來居於此種學甚力持身甚謹此鄉之人皆敬愛之今遂娶婦生子矣其亦至此而有成乎天啓之矣請以成子名之歲適大比雲叟行將衰然爲舉首此其成之兆乎若夫學者所以成德也知類通達強立而不反謂之大成予於雲叟父子有望焉冲佑逸吏

黃榦序

趙季仁二子字序

吾友趙君季仁之二子長曰希諱次曰希諱將爲之加冠而重成人也求字於其友黃榦按釋文諱謂告曉之熟也諱謂中也此因言而訓也即言以求其心則言之熟者致敬而不敢忽也言之中者度諷而不敢苟也夫學豈徒言而已哉故字諱以伯敬甫字諱以仲誼甫易曰君子敬以直內誼以方外程子曰敬立而內直誼形而外方直而方則大矣有志於學捨敬與義將

安適乎季仁好學者也二子必能世其業故爲之字而序其意以勉之嘉定丁丑長至冲佑散吏序

黃西坡文集序

善學者先立其本文詞之末達而已矣然本深者末必茂不務其本而末焉是先未見其能工也予始識西坡黃君見其神清氣勇襟懷卓犖而知其資稟之異見其從師問學如恐不及而知其趨向之正是其臨民多惠政立朝多壯節而知其事業之偉歲適大侵人相食官吏畏首

畏尾束手坐視君發廩蠲租不待報竟以得罪
僞禁方嚴學者更名他師至有師死不弔者君
謫居不遠千里哭泣犇赴投關十年人不能堪
君泊如也有本者如是文詞特餘事耳慶元初
天子方慨然建立治功收召四方知名之士君
亦駸駸嚮用矣使得究其蘊豈但文詞之足稱
哉君爲南昌郡博士予始識君於康廬四十年
矣哲人其萎而從遊諸老皆無在者過君家訪
其子如見其人焉其子池州法曹抗出君文一
編示予俾序之予懼讀君之文者愛其詞不求

其本故爲之言其年某月某日長樂黃幹序

林子至子字序

貢者下獻上之稱也球琳琅玕與夫橘柚之屬
皆可以供朝廷宗廟賓客禮樂之用而後貢故
夏書九州之貢以物名周禮邦國之貢以用名
下之獻其上非有用不貢也朝廷資人才以共
治諸侯擇其賢且能者以獻于上亦曰貢得其
人則足以建功立業否則蠹國害民尤不可以
無用者貢也二者皆以有用貢而人才之用爲
尤大然致其用者在人養其用者在己古者禮

義之教素明士之所自養者莫非有用之實後
世以文詞取士則皆空言而無實用矣是以君
子少而小人多治日少而亂日多職此之由也
然則爲士而將貢于上其可不以有用者自養
乎栗山林子至名其子以貢而問字於予爲之
字曰用之勉乎哉行將見子于霄陵雲而爲棟
梁之用椽闌居楔非所望於吾子也嘉定己卯
夏至冲佑散吏黃幹序

送方明父歸岳陽序

晦菴先生以道德爲學者師幹少不自量得與

弟子列竊窺其容貌端莊儼然終日未嘗懈玩
索理義片詞隻字未嘗忽厲志聖賢以身任道
未嘗忘誘掖後進寸長片善未嘗棄端居一室
世之玩好無所嗜安貧自樂世之富貴無所慕
篤信善道世之毀譽無所恤臨事度義世之利
害無所擇其精微高遠者非末學所可知其可
知者亦人之所共知也四方學者從遊者數百
人今其存蓋無幾先生之書則家藏而人誦之
讀其言者未必通其義通其義者未必明諸心
凜凜乎微言之絕大義之垂也先生歿十有餘

年蜀有李君道傳貫之者乃獨求之文字朋友之間篤學力行卓乎有不可及顧其不幸不見先生而親炙之又不幸蚤世以歿不及究其學充其志也嘗深痛之以爲今之世不復有斯人矣又五六年有家擯本仲者其志學操行視貫之伯仲也豈蜀之人物獨盛於東南耶今又得吾明父焉於理義之大端講之熟矣尤深病夫世之學者言行之背馳義利之交戰也而深懲焉觀其志之所趨蓋未可量也明父復爲予言番禺饒曾師魯之爲人自以爲莫及也以是觀

之天壤之間英靈之氣鍾爲人物者何代無之洙泗濂洛之學深微隱奧者至先生而昭昭然若大明之中天也尚何微言絕大義華之足憂乎此予之所以釋然以喜也抑嘗有聞焉夫子之道惟曾子孟子得其傳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孟子曰其爲氣也至大至剛子思之中庸受之曾子而傳之孟子一篇之中無非弘毅剛大之意惟明父勉之先生之學庶乎有望焉於其行也書以爲贈嘉定庚辰正月二十有七日長樂黃幹序

趙季仁習鄉飲酒儀序

請賓介陳器饌獻賓介獻僕旅酬燕六者禮之
大節也登降辭受禮之文也鼎俎籩豆禮之器
也脯醢脊脅禮之用也此觀禮者所共知也其
數易知其義難知也鄉飲教親睦也鄉閭親睦
陵犯爭訟之風息矣夫禮主於敬敬勝則垂垂
則離聖人制禮必濟之以和和勝則濟濟則慢
敬始之以禮教敬也至拜洗拜送拜既敬之至
也請安請坐爵樂無筭和之至也敬而和禮之
大義也此所以親睦鄉閭而息陵犯爭訟之風

也降洗降盥絜也辭盥辭洗遜也父坐子立孝
也老者坐於上少者立於下弟也飲食必祭不
忘本也酬爵不舉不盡人之忠也序賓以賢貴
德也序坐以齒貴長也序饌以爵貴貴也工歌
必獻不忘功也燕及沃洗不忘賤也歌關雎葛
覃卷耳齊家之義著矣歌鹿鳴四牡皇皇者華
事君之義著矣一飲一食一拜一坐一揖一降
無非教也通於義者又非但可以親睦鄉閭而
已也天理得人心正無所施而不可也聖人者
為禮以教人凡為鄉人者皆知此義焉此成周

之世所以人人皆有士君子之行也禮廢樂墜鄉人之羣飲者未嘗廢豐飲食侈供帳悅聲伎恣驩噉教侈也淫也恣欲也無非所以敗人心者也此後世之士大夫曾古之服勤於畎畝者之不若也然則是禮也雖不行於今之世學士大夫之有志於古者其可不思所以講明而肄習之歟吾友趙君恕宦不達而忘其貧今不合而志於古其爲邑餘杭嘗行鄉飲酒之禮矣今復舉是禮與鄉之有志之士講肄焉禮成予猶恐觀禮者習其數而不明其義也故紀其大

略使刻之篇首嘉定庚辰六月朔旦長樂黃幹序

林良夫三子字序

傳佑仔皆所以佐助夫人者也吾友栗山林良夫以是名其三子而求字於予名以望之父之志也字以補其所不及朋友之教也良夫之名其子也蓋望其出爲世用以承弼厥辟左右有民也其志大矣幹之字之也先乎已而後能及乎人不先乎已爲人之學也又安能及人也哉傳者所以輔夫人也必先自輔以成其德而後

可以輔人故字之曰自輔佑者啓佑之以正也
必先自正而後能正人故字之曰自正行者任
人之事者也必先能自任其事而後能任人之
事故字之曰自任三子者之呼其名則當慨然
曰此父之志也吾當志伊尹之所志人之呼三
子以字也則當惕然曰此朋友之教也吾當學
顏子之所學能若是其於名若字也庶無愧乎
嘉定辛巳二月望日明道散吏黃翰序

與郭德元序

火陽剛故趨上然人憚而避之水陰柔故就下
然人狎而玩之人性亦然將趨上乎抑就下乎
將爲人所憚乎抑爲人所狎乎將趨上則不必
求人之狎至於爲人所狎則不可不思吾之所
處也然則趨上者當自安就下者當自省也嘉
定五年暮春旣望勉齋黃翰書寄郭兄德元

李維志字序

志者心之有所之也心者天地之蘊化育之機
人之所以得以生者人有是心極其所之則人
道可立雖參天地贊化育亦豈有所假於外哉
甚矣人之輕視其心也之於名之於利何其卑

且陋耶之於道者善矣用之不專進之不力持
之不堅猶無所之也如適千里之塗紛然而多
岐志焉而中止安能有所志乎吾友李維石名
士興病其字之不類也以維志易之其義以為
學而有所興起非志不能也復求其說於余維
志嘗聞武夷夫子之道而說之者其志已不為
世俗之卑且陋矣故特以人心本然之大與夫
志之所以為志者論之詩云高山仰止景行行
止君子曰詩之好仁如此維志勉乎哉予於子
有所警矣紹熙甲寅八月既望北山黃幹謹序

勉齋先生黃文肅公文集卷第二十

題跋

書蔡西山家書

始受學於晦菴先生首識西山蔡公先生之
門從遊者多矣公之來先生必留數日往往通
夕對床不暇寢從先生遊者歸必過公之家聽
其言論不忍去去皆充然有所得也蓋公負英
邁之氣蘊該洽之學智極乎道德性命之原行
謹乎家庭唯諾之際於先生之門可謂傑然者
矣幹之識公為最久而荷公之教為最深其卜

居乎此也固惟先生是依亦庶幾資公之教以自老公既不容於世以死而先生亦相繼而歿又將疇依耶嗚呼吾先生者固累千百年不可復見若公者亦豈世之所常有耶今年春先生以書一通授幹咨嗟太息者久之曰此李通與其子書也子爲我撥其要語繕寫以來未及反命而先生歿因書其左方歸公之子使藏之以致其悲慕之意云

代書晦菴先生四齋箴

晦菴先生以紹興癸酉主簿茲邑時年二十有

二也其拳拳於學校之教悉矣而又爲此銘以誨學者欲其目之所睹耳之所聞無適而非義理之歸今誦其言以考其所用心蓋有老儒之所不能道而大吏之所不暇及者雖其天資絕人難以企望而志學之早愛人之切學者其可不思所以自奮哉某踈繆不學試邑于茲惕然無以奉承先生之所爲銘如此而又懼其無傳也因取先生所爲白鹿洞學規併刻之以諭同志而亦以自警云紹熙甲寅三月朔門人余元一謹書

書晦菴先生正本大學

韓嘗獲受業於晦菴先生之門竊觀先生訓釋諸書皆虚心平氣以玩其詞研精覃思以究其旨字尋句索縷析毫分其察理之精措辭之當必欲深探古人之意而使後學曉然易知至於一語之未安則反覆細繹寢食之頃不忘也大學修改無虛日諸生傳錄幾數十本誠意一章猶未終前三日所更定既以語門人曰大學一書至是始無憾矣今惟建陽後山蔡氏所刊爲定本潮倅廖君德明得之以授潮陽尉趙君師恕趙君鋟板懸庠且慮傳本之多無以取信後來因屬翰記之嗚呼先生不復見矣所恃以明善誠身者不過文字之間是豈可以不謹其所傳哉遂敬爲之揮涕書此嘉泰辛酉十有一月初旦門人長樂黃翰敬書

跋三衢毛氏增韻

書六藝之一諧聲六書之一也字書音韻之學其來尚矣古者教人八歲入小學教之以六藝十有五歲而后大學之教行焉夫必先之以小學而習之以七年者蓋其切於日用之實不若

是無以博其識養其心而為進德之基其驚高者既忽之而不習徇卑者又與大學而併廢之不惟不習而反笑人之習則其不如古也宜哉攬毛公之所述為之三太息云開禧乙丑二月五日長樂黃榦書于石門酒庫

跋方耕道書

余嘗聞方耕道為南軒先生之客有遺憾焉及聞李君子謂之語具道一時相予之意然後知傳者之妄也子謂出示耕道手書敬服其論議攻排之益耕道以直道事南軒而南軒能容之

子謂又以是友耕道而耕道敬之又如此賓主規諫之難久矣豈其遇合自有時耶余為之三復而三嘆息云開禧丁卯春社長樂黃榦書

書晦菴先生所書損益大象

損益之義大矣聖人獨有取於懲忿窒慾遷善改過何哉正心修身者學問之大端而齊家治國平天下之本也古之學者無一念不在身心之中後之學者無一念不在身心之外此賢愚所由分而聖人之所為深戒也晦菴先生二象以授學徒江君孚先所警於後學者至矣孚先

以示其同學黃幹三復敬玩刻之臨川縣學以
勉同志庶亦知所以自警哉嘉定己巳莫春望
日敬書

跋樂安曾一菴歲月記

觀一菴曾君自處於生死之際亦可謂達矣哉
一菴家貲累千金子四人好學守家法無所累
於中而然也世之貴富安逸過一菴者何限老
愈饒死且不瞑者皆是一菴非達耶一菴能超
然於生死至語諸子猶以不能光大門戶為恨
抑豈未能忘情於窮通耶其曰醇謹勤儉讀書

則是求諸已而已曷嘗以搖尾乞憐如墻間之
徒為能光且大哉一菴達者也余年六十有一
無一區之宅一囊之粟以自給尚趑趄俛首入
銓曹讀曾君之記誠有愧矣因書其後以諭其
子使毋忘乃翁之訓而亦以自厲云嘉定壬申
二月既望勉齋黃幹書于武林旅舍

跋西山徐介甫手澤

此西山徐君子手澤也余不及識君而識君之
壻胡伯量與其子烜觀君之擇壻與其教子則
其人之賢猶可想而知也曾子所謂其言也善

者其此之謂與嘉定壬申長至長樂黃幹書于
新淦縣無訟堂

書龔夢錫所編晦菴先生語錄

龔兄夢錫所編朱先生語字字皆格言也學者
所當留意焉雖然言之於口不若會之於心者
其旨深玩之於書不若體之於身者其理實熟
味衣錦尚絅之章與夫默而識之之語則於是
書也庶乎其有得矣嘉定癸酉七月望日門人
黃幹敬書于臨川寓舍

跋南康胡氏鄉約

南康胡伯量以鄉約示其友黃幹讀已而嘆曰
此鄉飲酒遺意也古之人於其鄉黨平居則相
友相助有急則相救相調其情誼之厚如此故
其暇日相與為飲酒之禮以致其繾綣之情而
因以寓其尊卑長幼之序如是風俗安得而不
厚哉後世禮教不明人欲滋熾利害相攻情偽
相勝一室之內父子兄弟爭陵犯者多矣而
況於鄉鄰乎風俗之不如古亦宜矣哉伯量兄
弟孝友同居合爨人無間言又能推其施之家
者而達之鄉其有補於風教大矣故書其後以

諗其鄉人使知其合於古誼相與守之而勿替
去嘉定乙亥四月晦日書于鳳山書院

書晦菴先生語錄

晦菴朱先生所與門人問答門人退而私竊記
之先生歿其書始出記錄之語未必盡得其本
旨而更相傳寫又多失其本真甚或輒自刪改
雜亂訛舛幾不可讀李君道傳貫之自蜀來仕
于朝博求先生之遺書與之游者亦樂爲之搜
訪多得記錄者之初本其後出守儀真持廉節
於池陽又與葉賀孫潘時舉諸嘗從游於先生

之門者互相讎校重複者削之訛繆者正之有
別錄者有不必錄者隨其所得爲卷帙次第凡
幾家繼此有得者又將以附于後特以備散失
廣其傳耳先生之著書多矣教人求道入德之
方備矣師生函丈間往復詰難其辨愈詳其義
愈精讀之竦然如侍燕閒承謦欬也後之學者
誠能齊心而玩之歷千載而如會一堂合衆聞
而悉歸一已是書之傳豈小補哉貫之旣以錄
諸本以翰與聞次輯而俾述其意云嘉定乙亥
十月朔旦門人黃翰謹書

書東萊呂先生寄李文簡手帖

侍郎李公以東萊先生手帖示翰既獲竊窺兩賢相與之意而所稱引莫非當世巨儒所講論莫非古先典訓何其盛哉今其人既不復見而其言亦不復聞豈亦氣數消長驟盛者固忽衰與吾輩盍思所以自勉哉爲之三復太息云嘉定乙亥長至後一日後學黃幹敬書于鳳山書院

書晦菴先生家禮

昔者聞諸先師曰禮者天理之節文人事之儀

則也蓋自天高地下萬物散殊而禮之制已存乎其中矣於五行則爲火於四序則爲夏於四德則爲亨莫非天理之自然而不可易人稟五常之性以生則禮之體始具於有生之初形而爲恭敬辭遜著而爲威儀度數則又皆人事之當然而不容已也聖人弘人情而制禮既本於天理之正隆古之世習俗醇厚亦安行於是理之中世降俗末人心邪僻天理堙晦於是始以禮爲強世之具矣先儒取其施於家者著爲一家之書爲斯世慮至切也晦菴朱先生以其本

末詳略猶有可疑斟酌損益更爲家禮務從本實以惠後學蓋以天理不可一日而不存則是禮亦不可一日而或缺也先生教人自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以修其身皆所以正人心復天理也則禮其可緩與迨其晚年討論家鄉侯國王朝之禮以復三代之墜典未及脫藁而先生歿矣此百世之遺恨也則是書已就而切於人倫日用之常學者其可不盡心與趙君師恕之宰餘杭也迺取是書鋟諸木以廣傳蓋有意乎武城弦歌之遺事學者得是書而習之又於先生

所以教人者深致意焉然後知是書之作無非天理之自然人事之當然而不可一日缺也見之明信之篤守之固禮教之行庶乎有望矣嘉定丙子夏至門人黃榦敬書

跋陳履道先墳菴額大字

榦嘗受學於晦菴先生其所教人以孝弟爲人道之大端已而辱在子壻行家庭享祀丘墓展省皆得與執事之列齊戒陳設滌濯烹飪皆曲盡其誠敬奉觴薦俎追慕感慨泣涕如雨二十年間如一日焉凱風寒泉之思蓋天資之美學

力之到有以充其良知良能以至此也孝於親而望於人陳公菴額之所爲書也履道既能成其先大夫之志復以墨本爲軸朝夕展玩如適丘壟而撫松楸悽愴之情自有不能已者故述余之所見以明先生之爲此書履道之實此書不但字畫之工而已嘉定丙子六月既望長樂黃幹敬書于竹林精舍

跋陳履道辯誣卷

大書以揚其親之美力辨以不忍其親之見誣皆子孫愛親之美也然貴顯而賙其族亦人道

之當然徽猷公旣貴矣斥其母子宿昔無聊之狀亦非書法之所宜使其槩嘗有聞焉書其事而諱其名斯可也然徽猷公之所成就自其器識之過人假使真如所言其志氣亦豈少衰哉賙不賙正不足爲公之輕重則不必辨焉亦可也祖考之望其子孫子孫之孝其祖考固有在矣諸陳爲建陽大族皆好學守家法則所以顯其親者豈在於大書而力辨耶辯謗之作所謂家事非外人所宜與然幹以寓居介於諸陳之間則亦里人也爲里人而平其爭誼也故爲之

書嘉定丙子六月既望里人黃幹書于竹林精舍

跋陳履道丞嘗田約

嘉定丙子六月既望陳履道訪余於竹林精舍出示其先墳菴額墓誌辯誣丞嘗田約三卷無非孝愛其親之意而田約深遠矣可謂篤於人道之大端者也獺祭魚豺祭獸豺獺之祭非有所戒約而預爲之備也禽獸微物而知奉其先況於人乎爲物之靈而忘其追遠之念曾禽獸之不若也況於爲之戒備者如此而忍忘之乎

風俗之薄甚矣不但評語惡色之可畏也視其親如仇讎如路人者有之孩提之童不學而能者安在哉顧我復我出入腹我而且若此況敢望其追念數十世之丘墓乎此履道之所爲諄諄也讀其約爲之三大息而書之以爲世戒長樂黃幹書

書龜山楊先生家書

龜山先生晚年家書也其精明詳審如此非道學之力歟幹蚤從晦菴先生遊因得講聞先生之道中年遊宦學業遂廢歲月蹉跎老及之矣

引疾來歸願畢此志師亡友散獨抱遺編先生
之孫浚携書來訪二復起敬竊書其後以致慨
慕之意云嘉定丙子九月五日後學黃榦敬書

書新淦郭氏叙譜堂記

人稟天地生物之心以爲心凡在覆載之內者
皆所當愛也況族系之所自出雖枝分派別推
而上之皆吾祖宗之一氣耳可不知所愛乎不
知所愛則上負於天地下愧於祖宗矣新淦郭
氏之於族人也旣買田以給之又爲堂以聚之
蓋知此義矣即此義而充之知此心之無不徧

知此氣之無不同則將合覆載而爲一堂也豈
不大哉予嘗爲邑於新淦而聖與嘗問學於予
聞其事而嘉其志爲是說以廣之嘉定丁丑長
至定菴黃榦書

書陳密學守城錄

密學陳公之守城殆天才非可學而能也然得
其書熟玩焉觸類而通之亦豈不可學哉顧嘗
以爲守城者郡守僚屬之責也今之仕者二三
年轍一易偶當閑暇於是書固不屑讀倉卒擾
攘則亦不暇讀矣若使邦人皆得是書而讀之

父子兄弟序序里閭平居暇日相與講說則凡在城之內者無非可與守城之人也況又切於其身之利害則考之必精思之必審其為郡守僚屬之助多矣予既與同官寓公士友合謀併力以成慶版築之役因以是書屬郡文學金淵刊之學官寓公士友凡邦人之欲得是書者悉以遺之合一郡之見守一郡之城當有得陳公之意於是書之外者矣凡為郡而欲得是書以遺其邦人者又將以廣其傳焉則凡有城者皆可守尚何外侮之足患哉嘉定戊寅二月既望

長樂黃幹書

書龜山楊先生帖

此靖康元年書也公年七十有四矣虜浪圍解痛哭流涕以防後患諫大夫責也言不見聽則浩然以歸亦足以明事勢之誠可憂也上下偷安方以和為可恃獨何歟為之三復三太息云嘉定己卯七月二十三日長樂黃幹謹書

書趙華文行狀

幹少從晦菴先生遊竊聞篤行公之名攬其遺事俯仰敬嘆如對古人後十餘歲遂獲與仲兄

借受知於丞相忠定公竊竊言論施設之大槩
華文方以少年擢高科館於劉忠肅公之家而
授業於晦菴先生之門遂與爲友焉其後從宦
江西累累相遇則華文涉歷愈深年愈高而德
愈邵也投老來歸聞華文之子總幹君宇崇安
有惠政人多稱之五十年間及見其一家四世
之賢如此雖其事業所至有不同而其人之賢
則皆處心以忠實持身以端謹居家以孝友施
之於政者真知體國愛民者也何其盛哉丙寅
丁卯間幹方以事走京師及見權姦薰焰忠良

被禍殆若天道冥漠不可曉者及今觀之鄙夫
儉人根株鋤我聞其名者不啻若犬彘而篤行
公之後赫奕盛大至於如此所謂福善禍淫者
豈不灼然可監也哉讀李君敬子所述華文之
行實而敬題其後爲善者當知所勸而不善者
亦當知所戒矣嘉定庚辰十二月二十五日長
樂黃幹謹書